288.22
Si225Ss

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三

温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 碑碣紀述

晰曰待制公而前久遠難攷自公而下凡四世皆葬於涑水南原鳴條岡上今松楸翁仲森森罍罍而珉碣竪於其次大者如蘇長公所撰書神道碑雖爲惇卞韓奸黨仆磨而御篆及龜趺尚存無恙即後人倣長公字跡而

1858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摹鐫者猶有筆意其它洎修塋紀述亦皆名公筆也不肖間嘗拂刷手錄及采邑志而輯爲二卷至于修祠有記而祭章而詩咏在墓左與縣治之祠宇中者輯爲二卷皆所以存古蹟而寄永思也

銘狀

宋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龐籍宋名臣謚莊敏公

君諱池字和中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塟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定居遂爲里人馬曾祖林祖政當五代叔運不求仕達皆以氣節鄉黨嚴尊之考炫舉進士仕至耀州富平令以府君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妣皇甫氏追封安定縣太君少卿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所造墓表云府君方嚴重默見於齠齔志度淵遠人莫窺其際讀書研求精意不喜膚末爲文根於正道不為琱琢而億事度物燭見冥遠先是運兩池鹽率由蒲坂亂竇津截大陽經底柱之險路迂且惡至道中有建白開峆山道自聞喜抵垣曲比前運減費什六七

陝人無賢愚皆推服其功時府君未冠獨曰鹽利通
流諸夏前之議運者未知此道之便公利人歟有而
不知知而不為謂前人無智者乎殆有巨害於其間
耳衆皆少之而不然其夏山水潰出運車泊人牛漂
流者不可勝計道遂廢衆始服焉景德二年進士及
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勤愛民聞縣宰陳中
孚傲狠人也待府君驕慢而奉之益恭不阿意以隨
其曲不求眦以彰其過人皆重之歷睦州建德益州
鄆縣二尉鄆民忽有訛言云戍兵將變又云群蛮已

叛富室爭瘞珍貨竄匿林野人心蠢騷知宰閭丘夢
松陽託它事詣府避之府君攝行縣政適在正月之
望乃命開郭門燃燈恣民游樂廷中吏叩頭爭之一
不聽惑由是人心安訛言止考滿縉紳薦能者十有
三章遷鄭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
交薦拜秘書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尋
徙知遂州小溪縣就除本省丞秩滿還朝會龍圖閣
劉學士燁出知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
拜太常博士留守通判闕復以薦升數月入為群牧

判官任中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
路轉運使進曹度支洎兵部代還圖求外職知鳳翔
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
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又以户部判官召到省
改判鹽鉄勾院上滋欲進擢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
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數上疏言得失歷
三司户部度支鹽鉄副使景祐末以天章閣待制知
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除遷兵部郎中仍前職知杭州
移虢州晉州慶曆元年十二月癸未以疾終於郡治
之安靖堂享年六十三先娶曹氏無子亡後娶聶氏
祕閣校理震之女封錢塘縣君才淑之懿孝睦之行
著於閨門而稱於鄉黨焉生九府君一年而逝三子旦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服中改太常寺奉禮郎望早秀
而夭光進士高等以將作監主簿簽署平江軍節度
判官公事旦光皆文雅夙成而有清直之風是可知
遺軌之不墜矣女一人適博陵崔穀孫二人良試將
作監主簿富試中書省正字府君之捐背旦光泣護
旅櫬歸於故鄉二年八月癸酉葬於涑水南原之鼎

村以從先塋二夫人祔謹按府君之爲人奉身儉潔
而臨財無吝始少卿之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
君一毫不留盡奉諸父而日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
虀鹽不克身常乘驢人皆信其真素不謂矯詭安於
靜退恬於榮利優游銓調十七年它人爲之憤歎而
處之怡然先朝以馬政之大專付樞弼且許自擇其
僚得判官者其遷次不出佐京府計省則出爲糾州
漕運時情奔競惟患失之樞密使曹侍中利用與君
君無素采公論而薦辟聞召命即投牒河南府

請不赴旨下敦遣乃行就職時曹之權燄爍灼天下
趨比之者盡脂帛嚅唲之態府君端慤自守非公事
未嘗私造已見其勢偪禍速然以交疏不克規之洎
曹之難貶坐朋附得斥逐者十數人衆美其先見而
免府君曰在洛聞召謂入爲御史非所樂故辭苟知
曹公舉佐群牧登即行矣自是不出一語彰曹之短
誦言嗟痛之士夫益服其行在岐下朝廷虛諫院以
召之府君謂諫諍之職不過二途或犯顏箴闕以盡
臣節或吐剛養望以取貴仕是不害身則喪名烏能

兩全之決志請讓為時所稱及在塩鉄歲滿宰司進
擬適為權近所毀故上初無恩言俄曰是嘗辭群牧
諫院者真名節士乃有天章閣之拜惟君知臣豈虚
也我府君生平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盡規切知人
之善而則勵之背則揚之為政大抵以正綱紀塞僥
倖抑權豪恤孤弱為心尤不好名譽在餘杭不餙厨
傳不樂遊宴以静臨下而事益簡寡以公制物而政
無私謁亦以是獲怨悪而罷去退處小郡未嘗芥蒂
於心亦不以曲直之理而思校焉初府君以孤介之
節無左右之助自進直太史入副綱憲以至於登内
閣為侍臣實由天予特知之在先山時薦者已衆一
夕夢吏銓引對遥望袞宁天姿尚幼時真廟撫運既
驚籍背汗洽而不敢言因默念升改之期方遠俄而
代歸鈞校於天官對有日矣自以夢兆絶無遷望屬
先聖遺裕思簡政以便順養今上在春宫有詔非大
除拜大刑政皆皇儲決之後數日有司啓引於資善
堂仰瞻睟表一如夢中豈龍德飛見必示期於冥兆
也將君臣感會皆攝契於未形邪不然何神明覺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昭晰之如是乎籍獲棲府君之游舊矣始聯事於群
牧後籍為戶部判官府君實本部副使遂同為待制
臣故知周而契篤旦光洎猶子里永惟徽懿謀列金
石泣書行實見求撰次籍以制兵監遏方事之劇無
復棲念於文矣然以和中之知與二三子之勤請曷
敢不勉銘之銘曰

禍萌惟微　見之者明　我知既效　疇云弗矜
權人薦摧　常心所榮　我方柜避　嚴敦乃行
勢盈禍速　罪連比朋　先見之哲　惟而不膺
帝求諍臣　詔來自京　懇章以辭　收命於成
嗚呼和中　懷此明識　始終險夷　莫匪清德
衆人皆進　我獨退之　衆人多回　我獨直之
直豈我名　退惟我當　誰其知之　哲君惟皇
道遐命曷　鬱矣其亡　琢茲溫礎　永識端良

宋贈衛尉卿司馬府君墓表　溫公

府君諱浩字太尉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
墓碣魯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皆不仕府君少攻詩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有司

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愷尚義氣於宗族恩尤篤司馬氏累世共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衣食以贍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年始終無私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積二十九喪久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地為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君識其雋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溉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將不足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埭於下流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於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丙墓初娶張氏早終生女適解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八十宣用太尉公蔭補郊舍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梁山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為政吏民不能欺既升朝恩贈府君官至衛尉卿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鴈部君謂古之君子必論撰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八年九月庚辰也

宋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表　王安石　宋臨川人謚剡國公

君姓司馬氏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出於晋安平獻王孚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河東安邑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自唐以来降在畎畝而君之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然累世未嘗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資無以贍君幼孝謹父兄悉以家事付之能儉動以成其家當是時田不加廣又未嘗為商賈奇羨之業而司馬氏更富父兄皆醉飽安逸而時有餘力則及其鄉人然君遂以惡食蔬食終身其卒也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年三十二以祥符六年壅涑水之南原夫人同邑李氏女年二十八生男詠里及一女而寡頃之詠及女皆卒於是父母欲奪其志而舅姑亦遣夫人自誓不嫁躬執勤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卧一榻扶然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起哺然後食夫人左右侍養未嘗少失其志如是累年以至其没既而里仕奉夫人之官夫人始别其母而思慕成疾久之乃愈里積遷至尚書都官郎中歷將數州而封君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年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月壬寅合葬於君之墓而君之從父弟子起居舍人光叙其事如此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以表之墓上嗚呼君所謂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道行於妻子者歟以此而學則豈與夫操浮說而無其質者比哉夫人之德可謂恊矣雖非其家人所欲論著吾固樂為道之又况以起居之賢嘗為吾僚而有請也於是書以遺之云

希迂馬氏曰今按荆公集不載此篇豈其徒京惇輩目温公為邪黨奏踣隧碑議毀治鑑時而刪之邪嗚呼險哉（目是而下凡希迂馬氏語皆希迂翁繼所修邑乘中語而有関係于涑水源流者也故并録之）

宋故贈尚書比部郎中司馬府君墓表　温公

兄諱諗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祖墓碣曾祖諱政祖諱珂父諱暠皆不仕兄為人謹

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二十八年以天祐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京生未名而夭次男京生未踰歲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府君蔭入官為人強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由是累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部郎中夫人享榮祿之養凡二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曹中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沒光生二年矣故於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尚非兄力為善於其身而無祿安能有遺福及其後耶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於兄墓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為之表

太常少卿司馬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溫公

兄諱里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沂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初命成[illegible]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畧使奏兄通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大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一系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一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



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卑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久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合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解往往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榜於

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九再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美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或仕宦絶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其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膺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需周祐次適鴈翊縣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頴兄終之歲其月其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之左以塋日之迫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叙而銘之銘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紊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夭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衆

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亏於道無虧兄
今何恨亏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燕寧先生作 溫公

兄諱宣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浩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 贈衛
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今口口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以幸
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
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官後數年乃調達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
之因為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
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
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鞫
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
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
獲之誣云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

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止擬實鞫之皆止杖罪餘囚負
寃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寃者或
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閿州新井縣通判鄧
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銀出金甚多山谷窮僻
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置場市之皆憚其
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
可乎遂往躋攀崖巇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
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
官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
子廣郊社齋郎廣為虢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
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病已丑終於官舍年七
十有三兄為人沈厚寬裕喜慍不形於外少時家貧
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
獨卧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卧耶兄
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
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
小民情僞吏不敢以私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彊猾扶衛愚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脩舉廷中來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久猶見思從事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不嘆息先娶鈕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桑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歲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旁庭號州號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葬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頹然無爭暖若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蘇軾

##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

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魯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
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
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
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儻然如
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
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嘗
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
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受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
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
辭斯遷宮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
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訃喪累年毀瘠如禮服
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掘窖副使薦公乃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鹵簿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徒幷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

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若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窴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屢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窴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

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示為戰備遇敵死之
議者歸罪于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
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
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
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頓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
判句院獲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
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
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
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
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
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
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
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
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頓為
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二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覆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出公益力及公為諫官



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頓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不復言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屢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間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主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彼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歩凡召皇子內臣皆乞書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欝欝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皆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頃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
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
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
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于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
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椎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
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
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
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

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如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
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
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
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
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
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
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
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說謏如
羅崇勳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
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
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
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
非之顧以為戚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
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
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
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
其舅氏義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
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毋
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
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
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
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
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
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歸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為盜羸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
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訹訹御史呂誨傅
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
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
祭而延州指揮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
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
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
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
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
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
可長宜敕邊吏彊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
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
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
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
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頓侯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蚤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

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
今除張茂則此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
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
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
鄜延鈐轄吳舜臣遠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
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
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
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
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
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
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
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
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參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遷
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涼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涼祚幸而勝之臧一涼祚生一涼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京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擾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候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晝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邵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著



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公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著爲答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救災宜自文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涉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

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辯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菑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瀹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復諭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于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爲公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

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頓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輒朝詬詬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吮脂富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頒取則與之不頒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斂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五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攸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愛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返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患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捨得其力謀諫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遍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義乾糧皺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今歲公私困斃不可舉事而求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皺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

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耳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贊政致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惧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傚偉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謂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賜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遵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罪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趨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窒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鉄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覽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鬧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

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
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予康扶入對小殿且
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
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
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糴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
糴及上等而不糴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
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
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
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
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選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
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
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
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敛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後有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蓍
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
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
信不事生產買第浴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
人贊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
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
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
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
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
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
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
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
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太學中庸義各一卷
集註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諸目三卷書
儀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

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究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邠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猶二人植楨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遠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自信而不疑嗚呼君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蜀公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維刪出行狀所載公論交阯貢異獸蘇軾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并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遺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邸省直非

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

## 翰林學士蘇

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當自號為迂叟而親為隸書以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為鎮傳矣鎮未及為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為公銘也銘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温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
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咸卒用公　公之顯用　自我　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耆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欲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　聖子　協德　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廻　如氷之開
或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求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衮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脱粟
惟其為善　惟日不足　山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兹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大意若曰　待時而生　不獨治　爰畀之臣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卜年萬億　海内一統
而憝寧初　姦小搖縱　以朋以比　以閉以壅
乃于黎民　誕為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詢詢
險詖憸猾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衆不足從
謂　祖宗不足法　而敢為　誕謾不恭
赫赫　神宗　洞察于中　乃竄乃斥
遠佞投凶　誅鉏蠹毒　方復任公　奄弃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至誠　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　公既在位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觀　日親萬機　勤勞百為　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月　援溺振渴　事無巨細
懋究本末　利興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耆哲俊乂　野迄無遺　元惡大憝
去之不疑　無有遠近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喪吾良臣　天實不恕　而不留乎　山嵩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浚不可遏也　嗚呼公之志亦伸矣　而壽止於此　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忠清粹德之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皆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冦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酋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求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籍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illegible]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illegible]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盖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惧而歸洛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馬宗道護其喪歸塋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煙鄰於手頂以送公塋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瘠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奎令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



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隗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

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寘後遂罷免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令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柜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鬼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盖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傾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改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敬以爲左右輔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遲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與汝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曩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使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也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之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今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予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予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毋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来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予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驚不搏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爲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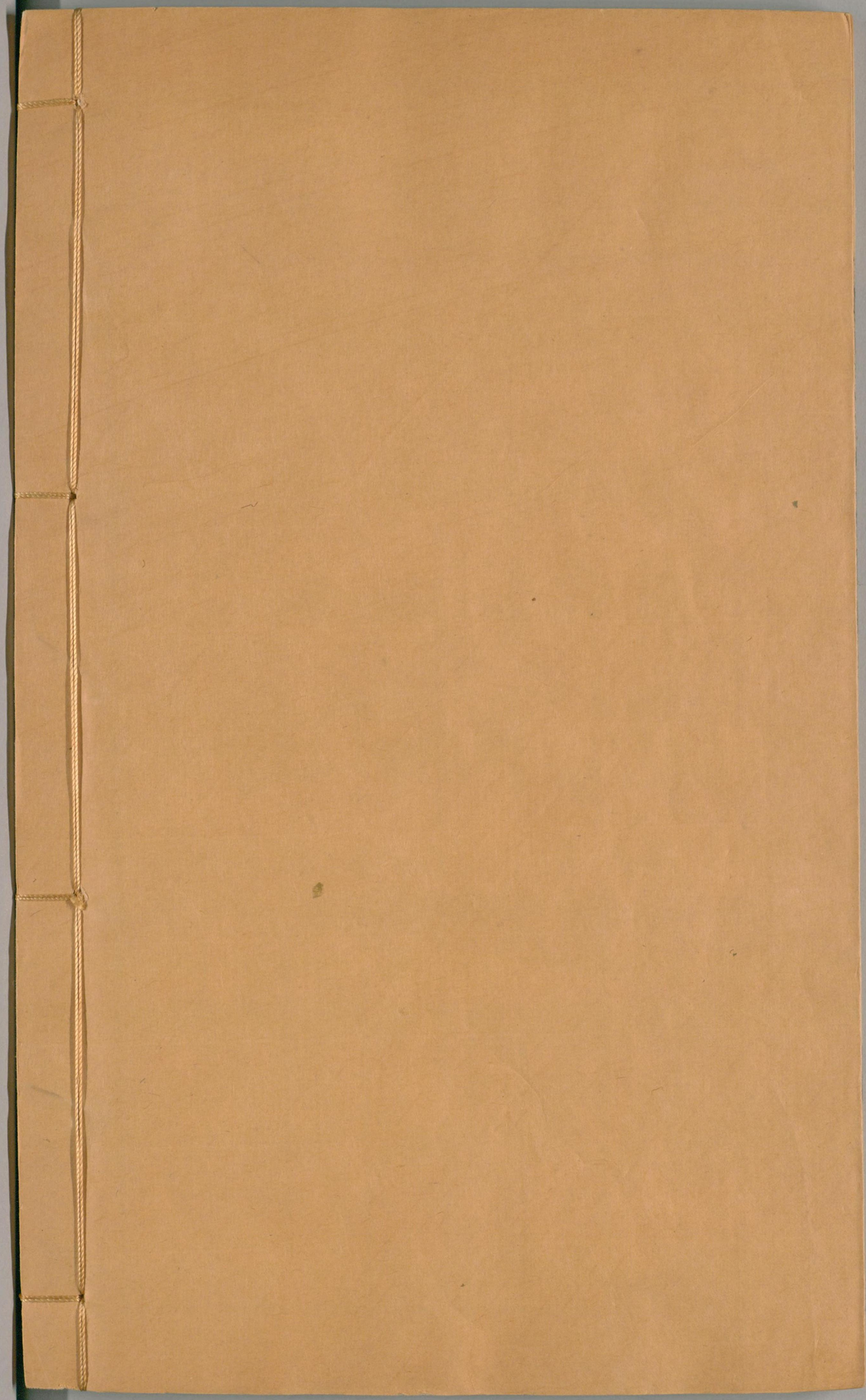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CL.
NO. 4414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涞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8巻』　請求記号 288.22-Si225Ss

ガラス使用